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通志卷之六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













辛酉六月兵科等科蔡思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

血脉未貫懇勅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

撻伐奉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爲用事權自當聯

貫這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

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

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

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

以戶兵工三部司屬聽其委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

請設
總理

通事寶金
卷之三
緩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

內外異事彼已分營當局未總成謀分閫迄無勝算
懲前毖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
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
至今寢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
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于以
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
撻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議增官于分曹建
官之規未嘗悖而事寧即止于權宜大計之 旨爲

益章詢謀僉同

明綸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

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
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裕調劑于
借箸精心絲獨抽繭妙經緯于當機遡望二東之綱
繆不翅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筭籍以三部之聯筦必
能合汝爲汝翼而奏虜功諸大夫皆以爲賢在 聖
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
以相屬至于一切稽核之宜及督轄之體自在該部
議妥非臣部所容贊詞也奉

聖旨是東事兵餉器械依議着侍郎王在晉總理兼

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寫勅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爲籌邊正急百弛莫振百匱
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
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才望廷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
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勅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
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
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興冷健兒心灰後必有窺左足
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
在晉遵 旨任事職踴躍久之假使在晉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握定只供新募急
用則職安得效 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
請 勅總理侍郎即日兌發毋再議覆耽延仍將安
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速移文江淮各衙門對會
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勦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久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
薊遼總督文球咨大將李光榮遼陽失陷不能救援
砍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飲恨似當勘明議處
員缺將援遼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
榮革職聽勘○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汪應蛟代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熊廷弼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賜尚方劔麟玉銀幣晏都城外○涂宗濬協理戎政嗣後抵京見朝仆地次日即殞以陶朗先巡撫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疏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祁伯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朝矣涂宗濬計期當在途矣是四臣者久歷徼塞茂著安攘邊事夷情皆所熟諳才力精神勝職奚啻十倍必能仰副任使伏望特

簡一人俾署部事使職得執役前樞步經臣後少備
半臂之用可仰答 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
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
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陲行邊先 朝固有事例奉
旨允行

時議以熊爲經畧以張爲總督晉爲戶兵工總理
熊畏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也欲出之王亦
以目不能視不願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視
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抄化所拏臺軍皆言李

通事實錄 卷之三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韃子甚多
永芳亦中彈朝鮮已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職已多
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
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後宗功爲奸
細被擒市僂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
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
也

工科魏大中疏叅李成梁內云 宗功者成梁之
愛婿身爲逆奴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楨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可原也

經略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逮高出在遼三年朝凶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爲修遼城復瀋奉召寬鑒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邢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集之功今職已蒙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幽繫臣切痛之望皇上赦此一臣與臣作幫手殺賊以終奉集前勞海蓋道康應乾以三年之副使歲運海糧百

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憐之當南衛兵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應乾爲誰死守監軍道牛維曜以腿病臥床竟以扶掖冒圍被創而出奄奄關外亦苦甚矣此與康應乾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極清纖毫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廣寧管新餉寬奠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嘉棟在彼屯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鎮已空亟據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師而經過金州一路擒賊舉旗亦非苟然狼狽而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
遼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降降不足齒矣太
上死之其次則束身赴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
與外避賊誅內避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而逃者
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堅逃與降之心況武將皆逃
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
即奔文臣愈畏遼如羿而裹足不往則訓勵之謂何
伏乞勅下部院叅酌議覆殘彊幸甚部覆奉
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嘉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
任監軍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提督協理標下精兵不下萬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來胤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百總俱一一揀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盔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堅利肥壯使人望而生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糧草料照援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迫不必覆議伏乞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瀕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大弓曷不早言兩相言競適給諫霍維華至謂無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曲處銀付之彼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途則營兵大譟抵關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駝載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到關不堪用發回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奔住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途未發錢糧重圍匝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濟將所乘小輜舁經畧出衆軍以爲彭也而不知其爲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

在晉之爲經畧也不帶一兵一馬不帶錢糧一分

彼時聞鳴秦補監軍請

帑領兵部用存

帑金

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以爲往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方震孺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爲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
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
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又站者皆虜
地也我卽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
冰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
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
半塊殘遼拱手而聽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
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
牌則士氣已頽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
况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邢